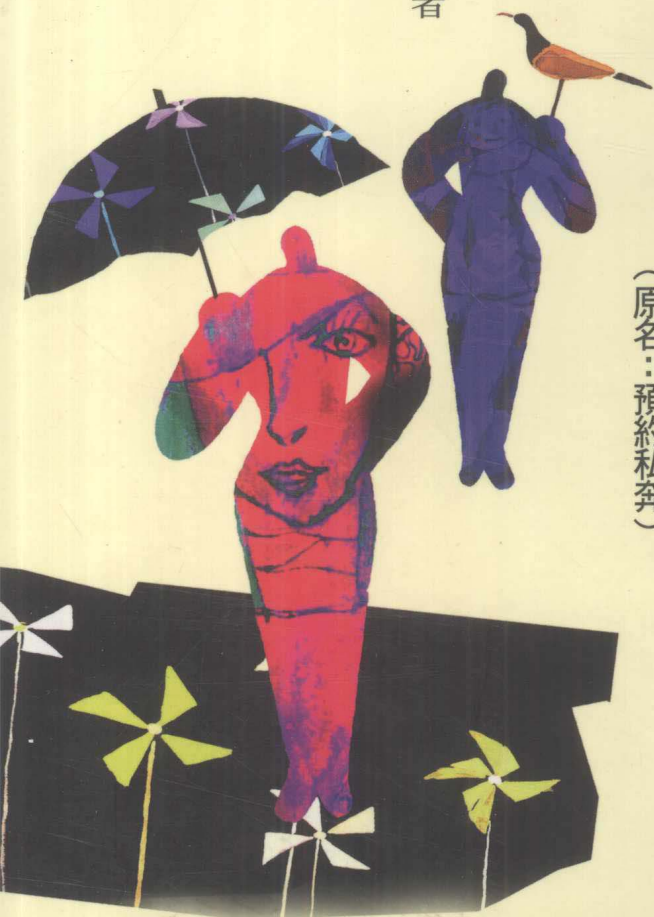


舒婷 著

小器男人 與 撒謊女人

(原名：預約私奔)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九歌文庫 563

小器男人與撒謊女人

著者：舒 婷

發行人：蔡 文 甫

發行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八德路三段 12 巷 57 弄 40 號

電話／ 25776564 • 25707716

郵政劃撥／ 0112295-1

網址：www.chiuko.com.tw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738 號

門市部：九歌文學書屋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 173 號（電話／ 27773915）

印刷所：崇寶彩藝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龍雲翔律師・蕭雄淋律師・董安丹律師

初版：2002（民國 91）年 7 月 10 日

定 價：180 元

ISBN 957-560-949-2

Printed in Taiwan

（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舒
婷
著

小器男人與撒謊女人
(原名／預約私奔)

九歌出版社印行

目 錄

我有像個偷渡客麼？（代序）／ 007

輯一 鄉音 鄉韻

孩提紀事／ 015

童年絮味／ 025

老家的陳皮芝麻兒／ 030

「怎麼你們都不離婚？」／ 036

黑暗中的花朵／ 041

輯二

情話 情書 情人

挽高褲管過河／ 045

晚照／ 049

鄉音 鄉韻／ 053

醉人的酒，養人的飯／ 058

照相／ 063

月之纖手／ 067

你見過這個小男孩嗎？／ 073

大風箏／ 077

我兒子一家／ 081

情話·情書·情人／ 087

花事／ 093

狗·貓·鼠／ 099

輯三

兒子的天地／ 105

伸過你的杯子來／ 121

預約私奔／ 124

平常日子平常過／ 129

男人難？女人難？

「寒窯」古今／ 135

你搖晃不搖晃／ 140

給她一個足夠的空間／ 146

無計可瀟灑／ 152

有恃無恐／ 157

小器的男人與撒謊的女人／ 162

最是寂寞女兒心／ 168

永遠不要忘記你是多麼特別／ 174

難耐春寒／ 1 7 8

兩棲女性／ 1 8 2

看街去／ 1 8 7

戀 舊／ 1 9 1

長自己志氣／ 1 9 4

女有三醜／ 1 9 8

男人難？女人難？／ 2 0 9

每日情趣／ 2 1 2

愛長愛短／ 2 1 5

生理感覺／ 2 1 8

我有像個偷渡客麼？

——代序

兩次去台灣。

第一次是一九九五年五月底，正是穿一件薄衫兒的初夏時分。覷個空，獨自脫隊開溜去看新鮮。在街上走著，不免東張西望。突地被一隻虬曲枯掌揪到暗處，正驚疑不定，見是一位菩薩臉相的老伯，神色十分機密：「快跑，快跑，前面有警察！」難道我像個身負要案的逃犯嗎？老伯看我並不飛檐走壁地立刻逃之夭夭，試探著問：「你，不是從大陸偷渡來的吧？」我笑了，翻出「福建青年藝術訪問團」的胸卡讓老伯放心。

老伯便不失時機地向我兜售黑珍珠蓮霧，果然甜脆爽口，讓人有驚艷之感。蓮霧廈門也是有的，我家門前就有一株老樹，果子瑩潔剔透，如水晶雕就的少女紅唇，卻淡而無味。因此落了一地傷心，沒人憐香惜玉。

如此經驗，每上街，必記得佩胸卡。

那天，大家都在「億載金城」懷古，我又故態復萌，自己溜達到濃蔭下聽蟬鳴。此岸的知了與彼岸的知了一樣囂張，恣意擦過陽光的燧石，火星四濺，彈到眼睛一陣刺痛。旁邊一個搖著葵扇打蚊子的阿婆，點著胸卡問我：「大陸什麼地方人？」「廈門啦。」那阿婆猛地醒悟過來：「哎呀呀，你們大陸人也學起我們台語了！」

即使我能溯本求源地跟老人家洗清「大陸鸚鵡」的冤屈，時間也來不及了，導遊已經燃成一尊怒目金剛。我只好匆匆丟下一句話：「阿婆啊，恁阿媽（你奶奶）和我阿祖原來是厝邊（鄰居），你知不知？」

到了台北縣的「悲情城市」（該部電影曾獲金馬獎）九份，宿彭園的日式榻榻米。九份可以說是藝術村，以她的濃郁的鄉土氣息和保存良好的自然環

境，吸引許多畫家、雕刻家和作家在這裡尋求精神天堂。他們親自設計建築的木屋瓦房籬笆竹牆，彷彿土生土長似的分佈在懸崖邊山坡上，十分和諧動人。我們交上不少朋友，我還得到一個黝黑的試金石掛件。

當晚，與本地藝術家們聯歡。坐在一對施氏姊妹中間，我無話找話地客氣著：「噢，你們怎麼不動筷？」誰知她們異口同聲回答：「讓你們大陸人多吃點吧，你們不是連肉也吃不上嗎？」

我仔細看看她們，不像惡意攻擊，不是謙讓，當然更不是玩笑。她倆是河南籍，出生台灣，求學意大利。其一定居愛爾蘭，從事現裝置藝術，另一長住紐西蘭，教授現代舞蹈。她們從未回過大陸，沒把爾等當青面獠牙已屬大慈大悲。我再不生氣，悠悠然回敬：「連廈門郊區的農民都知道少吃肉，多吃海鮮呢。」

次日，在藝術小集散步，品嚐芋圓、草仔粿和阿婆魚羹，上九份茶坊喝高山烏龍，挽臂在紫藤下拍照，我與這對姊妹花無所不談。我當然解釋了有關大陸的一切疑問，同時邀請她們到廈門來做客。我戲謔地說：「假些時日，說不

定你們可以直接游過來，只要水性夠好。」

我居住的城市雖與金門隔海互望，真正是雞犬相聞。我卻是先到北京拿這邊的證件，再到香港換那邊的證件，最後飛抵台北時，人已像脫了水的菜幫子。繞了大半個中國唄。

儘管我的水性還不錯。

這時，大陸和台灣的民間交流剛開始，那樣的「笑話」常有發生。我們一直被熱烈歡迎和好奇著，敘的更多是鄉誼和親情，忙於互相握手，傳導電流，增進了解。至於藝術交流，常常只限於名片上所冠以的畫家書法家和作家。

所謂的忘乎所以然，大概就是如此吧？

第二回去台灣，是一九九八年十月，還是著一件薄衫兒的節令。我混淆其中的的是大陸明星作家團，都是重量級的小說家。在他們看來，作為詩人的我，有點像將一本識字課本錯插到漫金經典裡。此時，大陸與台灣的文化交流如火如荼，我們前面一個詩人訪問團剛離台，有一個刊物編輯團與我們分頭在台北做報告和持盞聯歡，還有一個作家團集結北京整裝待發。

這個團那個團，就像一隻隻機梭，在兩岸來回織出了無數經緯。

信步大街小巷，再沒有人驚驚乍乍。買了兩斤黑珍珠蓮霧，與同伴分享，眼巴巴睜大眼睛，也不見他們如何急切如何囫圇。當年我可是差點連舌頭一起吞下。

便在國家書館有十分正式的報告和討論，遭遇所謂「會議殺手」的阻擊，碰到很多老朋友和聞名已久的新朋友，既握手又言歡。還被隆重請到書店簽名。當然，不會像在大陸那樣，令不少讀者半夜起身，摸黑在門口排隊。大家的書都被找了出來，蘇童的，莫言的，王安憶的，池莉的，集中在長桌上，簽了名等出售。

海報上有我的名字，卻沒有我的書。

大約八〇年代末，由香港彥火先生作媒，曾將我的詩作嫁到郭楓先生的新地出版社。聘禮倒是輾轉收到了，嫁出的女兒潑出的水，我卻從沒有見到女兒面。這次我還以為書店將我失敗的女兒找到了呢。據說「新地」早收篷了。

因此當九歌出版社邀我加盟，我是十分高興的。

近幾年來，《中央日報》、《中國時報》、《中華日報》的副刊發給我不少稿費，鬻的都是隨筆和散文。這些散兵游勇在台灣的山報海裡，不過放幾聲冷槍而已。現在集結的這一小小方陣，不知能不能找到它們安營扎寨之地？我在大陸出版的書都是光禿禿的，沒有前序，也沒有後記。因為我向來以為，該有的，連皮帶餡都在書裡了。但是「九歌」希望我至少向台灣讀者說些什麼，畢竟也算初次見面，打個揖罷了。

親愛的台灣讀者呀，但願你們能夠喜歡！

舒 婷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於鼓浪嶼

【輯二】

鄉音
鄉韻



孩提紀事

家鄉的黃皮果

很多年來，我一直不知道它真正的「芳名」，外婆把牠叫做「黃泡果」。

三十年前，漳州在福建雖小有名氣，卻還是半鄉半鎮，多有荒郊野林。爸爸的機關宿舍就是掩在一片小林子裡。路口是一株極肥綠、極粗壯、極慈祥的老果樹。

它使我常常想起漳州平原一帶常見的村婦，臉膛赤紅，臂膀渾圓，奶頭上吊著半大孩子。外婆是地道漳州人，嫁到廈門四、五十年，滿口漳州鄉音。只是長得十